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四十四回 大欽差奉旨查辦 新狀元衣錦榮歸

且說李大椿正與王國鈞談論之際，忽然外面家人跑了進來，說明主上召見三鼎甲問話。包清義聽了說道：「此事倒意想不到。前日遊街，金殿上並未得著什麼。此刻忽然召見，大約有什麼恩旨。」

復又問大椿道：「你前日遊街之後，到各衙門投謁，曾到葉槐那裡去過？」

大椿道：「我因他為人不端，且不是我的老師故舊，雖然與他同鄉，卻向無半面之交。」

包公道：「你們倒要提防他。莫非他在主上面前說了什麼，所以有明早召見？」王國鈞也是如此說法。

大椿道：「這也不必過慮。古人說得好，頭戴烏紗帽，身售帝王家。只要為國家出力就是。他進了讒言，也只有竭力報效而已。如果有這般，我倒可以擺佈他了。」

當時包公諄囑了他們幾句，然後回去。這裡大椿與方正中、於德全三人皆預備次日早上朝金階面主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早五鼓，穿了朝服，到了午門，在朝房會齊，等主上升殿。不多一時，只聽景陽鐘響，各官皆分班朝見，匍匐金階，三呼已畢，皇上向太監問道：「昨日召見新科鼎甲，可曾前來？」

太監忙奏道：「現在金階見駕。」主上龍目一看，早見三人跪在地下。隨即說道：「傳孤旨召卿等前來非為別事，只因御史黃如永奏劾吏部尚書葉槐，說他縱子為惡，誤國殃民，列款申奏。想他乃是個六部大臣，豈不知道知法犯法！昨日看卿等籍貫，皆是山西大同府，與葉槐係屬同鄉，諒無不知葉槐的兒子之理。究竟為善為惡，卿等一一奏明。如果實是與原奏相符，雖是大廷朝臣也不能因而寬宥。卿等可細細的奏上。」

主上這句話一問，葉槐雖主上信臣，卻是伴君如伴虎，果真所為不軌，也是不能徇情的。此刻葉槐聽說御史列款參他，主上又當面問這三人，此刻必須三人代他說話方才無事，因即上殿，渾身淌汗，兩眼只望住大椿三人，深怕他三人說出壞話，登時就要問罪名。

大椿聽見問是這話，心下好不歡喜，心說道：「我此刻不把華家的冤情奏知主上，更等何時！」遂道：「臣等皆是身長大同的，係與葉槐同鄉，卻不敢妄奏，又不敢心存袒護，請主上將御史原奏參折賜臣一看，其中所列何款，俾臣得一一指明。」主上准奏，隨叫軍機大臣將原折呈上，復看了一回，然後叫太監遞與大椿。大椿接在手中展開一看，內中卻是奏他縱子為惡，誤國殃民，列了□款。求主上將他革職查抄等語。

大椿看了，就奏道：「原奏所列□款，臣雖不能悉知，但其中縱子為惡，誣害良民，這兩件的實據不但人皆盡知，即是大同三尺孩童那個不知！」

主上見他如此回奏，不禁怒形於色，說道：「葉槐既然如此不法，卿家可一一奏來。朕待他如此厚恩。竟爾不思報國，若不照例懲治，何以為民除害！」

大椿見主上如此追究，就在金殿之上將華湯二人的冤枉，以及王瑤與葉開泰買通了強盜，扳害良民這一番所為前前後後述奏。

主上當時雷霆大怒，說道：「前者葉槐奏劾夏國華貪贓枉法，因此將他革職，那知他是所欲不遂，證劾廷臣。現在他兒子反與洪鵬程謀害文人。似此不法，何能容恕！」

當即傳旨一道，著包清義依原折所參，前往查辦。如果屬實，先將華兆璧弟兄釋放，即速復奏。吏部尚書員缺，著王國鈞兼理。葉槐看缺聽候查辦。這旨一下，那些清官忠臣無不人人稱快，退出朝來。

且說包清義奉了這旨，曉得不能耽擱，只得回了衙門，將公事交代已畢，預備次日啟程。那知李大椿退朝之後，到了王國鈞家內，國鈞道：「老夫在京多年，滿想除了奸賊，只恨不逢其便，誰料今日卻在賢契手內，真可喜之至！」

李大椿道：「門生雖是為了華家弟兄，卻也是實言奏對，可算是公私兩盡。此刻包老師前往查辦，門生擬想趁此請假一走，不知道與例可合否？」

王國鈞道：「向來鼎甲皆有請假修墓以及省親之說，現在天恩甚厚，加之賢契又包公的門下，明日賢契單奏請假。若主上不肯，再謂包公一奏，說代你同往查辦。那時也就再無不准的了。」

大椿聽了這話，當晚就繕成折稿，錄寫清楚。次日五鼓，上朝請假。主上將他原折一看，不覺龍顏大悅道：「原來卿家有如此賢母！無怪有此才學。既欲修墓省親，著賞假三個月，與包清義同日啟程。所有查辦事件亦令同為詢訪。該母苦節子嘉，著照修撰原官加三級的絲典。」

旨下，大椿當時就趕緊謝恩，退了出朝。曉得不能片延時刻，就與包清義約了第三日啟程。此時，方正中與於德全也欲請假，只因皆是鼎甲，已經走了一個，若再要請假，怕主上不肯。只好寫了幾封家信，交大椿帶去。

這裡包公見大椿同行，路上有了一人為伴，而且又是自己得意門生，點元未久，就放了欽差，一同查辦，心下也□分得意。

到了第二日，忽然家中由武強寄來一信，乃是他的兒子包子升從京裡出來，回家祭祖。來的這信先言了些家中田地的話，後來就將白長年路救湯瑤雲，為兒媳及子接到家中居住，詢問姓名人氏，乃是前任大同縣夏國華之女，所有奔逃之故，乃是為葉開泰所逼，又將前後的話寫在信上，請他得便奏知主上，以便搭救華氏弟兄。

包公看完了，天下竟然有如此巧事！我現今承旨查辦，正為這些事件。那知夏國華之女已在我家，足見得這葉槐是惡貫滿盈了。此女如此貞節，實為可嘉！隨即寫了回信，打發家人送回家去，說他已經奉旨與李大椿查辦，所有瑤雲令他安心耐守。查辦回來，繞道家中，再行定奪。此信寄了之後，次日已是動身。一早先入朝請訓，然後與大椿兩人一齊啟程。那京中大小文武官員咸至叩送，故此許多人員來到餞行。鬧了一刻工夫，方才回街。

大椿又到方、於兩處辭行，然後又來至王國鈞家內，著人發了鋪蓋，叩謝國鈞已畢，方才告別出城，在店內等包公一齊啟行，向山西進發。這一路之上經過地方，無論文武大小官員莫不親自接送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這日已至山西省城，巡撫見是包公查辦事件，曉得他性情古怪，不好惹他，只得出去迎接。彼此見面，包公就將聖意說了一通，請他將洪鵬程調省，委人署理。

巡撫一聽，知道是為葉家的事件，要想袒護，怎奈是包公向來不徇情面，只得先將洪鵬程調回省來。隨於晚上修了書，明日借著代包公開頭站二名。先將此信暗送與開泰，叫他速即想法，免得臨時楚苦。另外又叫劉用賓傳齊各人證等，候包公抵境，以便審訊。

這話一傳出去，那個大同府中皆曉得包公與李大椿來查葉開泰的劣跡，要與華家伸冤。當時劉知府得了此信，也就派人到湯家鎮為大椿擇了公館，好讓回來居住。

不知李太太聽見如何說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